

美帝伸出魔掌以後

——美國鬼子在日本

庫爾伽諾夫著・文之譯

美帝伸出魔掌以後

——美國鬼子在日本

庫爾伽諾夫著・文之譯

美帝伸出魔掌以後 (Американизм в Японии)

著者 庫爾伽爾諾夫 (Курганов)

譯者 文之

發行者 應非村

出版者 泥土社

上海溧陽路一一五六弄一一號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



我們到日本去的途中，還在上臺的時候，便接到通知，說是不能不在靠近橫濱的厚木飛機場着陸。一近日本海岸，就有幾架美國戰鬥機，前來迎接我們。——即使是一架沒有同伴的聯飛機，換一句話說，也就是這裏如果不招呼美國戰鬥機的保護，要想飛到日本是不可能的。那些戰鬥機祇差沒有說出「咱們底速度可遠超過你們大型旅客機」的一句話，儘是在我們周圍迴旋，飛了過去重又回來，嗡嗡噓噓地老在眩目地飛翔。美國的機師們當看到這種情況已足够使我們明白時，就表現一次高等飛行術底三種駕駛法，這才好容易安定了一些。一接近飛機場，美國的戰鬥機便高飛到我們頭上，監視着我們的着陸情形。水上飛機維克多·哈林進行了輕鬆的着陸，把飛機滑進混凝土的跑道上去了以後，這才打開門來，說——

「好啦，各位，到了日本了。」

我們週望一下周圍，在瞬息之間，懷疑着機師會不會飛錯了地方。或者，這兒是另外的一個日本吧？我們所期待的四周的景況，實在是太出乎意外了。我們底飛機，被美國軍事警察——MP的兵士們底堅固的牆壁，包圍了起來。那中央，站着一個軍官，高聲地喊着我們底名

字。我們——我和其他四個蘇聯記者：維索考司特洛夫斯基、伊姚爾鄧斯基、普拉托夫、伏隆曹夫——跨下蹣蹣地掣動的機梯，剛在飛機旁邊並列地站停時，軍官就用生硬的俄語說明——

「我們、要拍、你們底照片。」

「爲什麼？」我問。

「那、那是規則。」他回答。

一個美國兵從正面拍了我們以後，說要拍側面了，須轉向橫邊。我們拒絕了。因爲覺得那是一種侮辱。我們可還沒有犯過什麼罪。

「不，」我說：「我們拒絕再要拍照。」

「那麼，你們不能到日本去。」美國人現出泰然自若的態度，啪地翻攔拿着的調查簿。

「我們已經到了日本了。」我們回答：「不過，究竟是誰底命令，要你們這樣歡迎我們？」

「這是麥克阿瑟總部決定的規則。」美國軍官這樣說了，就像調查這個壓過大聲喧嘩過的名字，會有怎樣的印象似地，對我們看了一巡。

可是，我們並沒有讓步。在我們還僅以爲這不過是美國的警察官，所做出來的專橫的舉動而已。

這樣，他說了一聲：「等一等。」，就跳上被喊作「吉普」的小型汽車，到什麼地方去了，然而卻立刻回來，這樣說——

「你們非得拍照不可，不能有任何的例外。」

「唔，好罷，」我說：「不過要請你說明一下：所謂麥克阿瑟總部執行的這種警察式的舉動，對於英國人法國人他們，也執行的嗎？還是單對蘇聯飛來的人執行的呢？」

美國人閉起了嘴。那樣短時地沉默一會以後，這樣回答——

「目今，是單對所有從蘇聯來的人執行的。可是，我是要執行命令的。可明白我說的話嗎？」

「但是，總說一句，我們不願意再拍照片了。」我回答。

於是，我們請託了美國軍官，要他去傳報麥克阿瑟總部，說我們受到這種警察式的歡迎，覺得非常感謝；然後，趁進汽車裏等候。

然而，我們在很長的時間裏，還是不可能從厚木飛機場出發。我們從汽車底窗上，眺望着蘇聯的飛機師們，將怎樣地通過警察的調查。他們對於這種事情，是已經慣常的了。

從我們所在的場所離開五百公尺光景的地方，有一道繩子攔住飛機場的進口處，那一方面有誰站在那兒。說不定，那也許是我們同伴的蘇聯人吧？他們該是不准進入到這邊來吧？我們請求美國的軍官，調查一下在那邊的是不是蘇聯人。

美國人一邊憂悶地嘖嘖的嚼着橡皮糖，一邊回答——

「是的，在那邊的是俄羅斯人。可是，你們如果在未離開這飛機場以前，是不能會到他們

的。飛機旁邊，誰也不准走近的。」

「可是，我們可以出發了吧？」我們問。

「不，手續還沒有辦完。你們拒絕拍照片嗎？」

「是的。」我們回答。

這時候，我底同伴拿出照相機，想要拍攝對於訪問日本的蘇聯記者，有這種接待的全部情形。這樣，美國軍官就開始慌張起來，推開了飛機師們，跑到我們汽車邊來，喊叫：

「不行，不行，那可不行，你們不能這樣。祇有我們能拍照片。」

「不過，我是新聞記者，就有權利拍攝看到眼睛裏的一切情形。」

「不行，那是禁止的。我們立刻要出發了。」

美國人這樣回答，重又趁進汽車，到那有電話的小屋子裏去了。他那很大的聲音，從那兒傳揚過來。不多一會，軍官後面跟了兩輛警察用的汽車回來了。美國人對我說明：那一輛在我的前面，另一輛是跟在我們後面的。於是，他命令開車的，要跟在MP的白漆汽車後面——

「不准超前，向橫，落後！」

然而，我們還是不可能開動。甚至連着爲了什麼要把我們留置在飛機場的意義，都無從瞭解。很快的，這悶熱的八月的一天也快要終結了。我們挨次地開始脫掉上衣和領帶。用鬚斗變得整齊異常的我們三件一套的西裝，在這裏沒有一點用處。處在這種可說是非紳士式的情況之

下，真想扔掉這一種公式的服裝，而且愈快愈好。美國人已經是滿身流汗了。雖然如此，他還是熱心地在每一個警察之間穿走，吩咐他們好好兒地看住我們，不准我們有一個人走到什麼地方去。他在我們汽車近旁，配置了兩個警察，使他們監視我們。我們不能走出包圍之外，不能拍攝照片，不能和誰談話；我們祇能和坐在汽車裏的同伴互相談話。美國軍官關照部下的，是那樣的一種命令。因為他的那種做法實在太不近情理，所以勇氣就湧到頭腦裏來了。我們就像商議好了似地，一起從汽車裏下來，突破了可惡的包圍圈。因為我們表示出非常堅決的態度，所以不知究竟的警士也並不立即阻擋我們。可是，他們立刻從我們背後跑了過來，要求回轉。我們就站在車旁等候。黃昏已經迫近，遠方點起了黃色的燈。

現在，我們一邊在飛機場等候出發，一邊來回溯一下過去罷。觀望四周——這是有名的日本的厚木飛機場。

日本投降之後，這厚木飛機場就立刻有美國底大型飛機着陸。投了降的日本閣僚以及將軍們，在這裏迎接他們。閣僚們穿着燕尾服，套着白手套，戴着大禮帽。他們底這種裝束，使這歷史底瞬息間的壯嚴性與偉大性，愈加雄大了。飛機就停在他們近旁。這樣，在那很大的機門口，高身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身姿出現了。他像拿破崙似的神情短時間站立一會，要的迴望一下那些猶如僅在天皇之前才肯進行的、那種平身低頭到快要碰着地面的閣僚以及將軍們。

那時候，麥克阿瑟將軍答應了日本人民：自由和民主主義底新的途徑，將會在諸君前面開展。也許因此，就把這當時喊做「厚木時代」了罷。

實際上，這正是麥克阿瑟將軍大模大樣地所發的宣言，獨特的「蜜月」。他期望親自統治日本，而華盛頓支持了他。麥克阿瑟將軍以讓步的形式，容許英國軍隊進駐東京，使他們完全從屬在自己底權力之下。現在以和那同樣讓步形式執行着的，是對日盟國委員會。這和所謂委員會恐怕是毫無因緣的，當然，幾乎還不會把那聯合國的存在放在眼裏，也已是誰都清楚明白的事實了。麥克阿瑟將軍帶着所謂民主主義的偉大的言語，雙腳踏進了日本的土地。他這樣地暗示：日本到來了很大的政治改革的時機。他保證要改革日本的政治、經濟制度，改善學校，剷除存在於日本家庭間的封建的殘滓，悉數肅清真正的戰爭犯，掃除阻攔在真實民主主義途上的一切反動勢力，最後，把實際上執日本牛耳的四大家族底壟斷的封建大王國——財閥，加以打擊。當時，從所謂「厚木時代」的宣言、保證上，對於前途是曾經震響過希望的。至少，日本人民是有過那樣的感覺的。

美國人在那行動的「蜜月」時代，爲着要日本人民相信他自己底寬大，不斷地使用過美麗的甜言蜜語。他們斷然聲說過：要保障所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普遍選舉權，那些在過民主底生活上難以分離的初步的國家權利。

這所有一切，在這正在昏暗下去的厚木飛機場上，我們是無法不去回憶到的。

然而，我們不必急於下定結論——應該遵循客觀的事實。我們要欽佩或是貶損，還太早一些。雖然如此，在厚木飛機場上接待我們的情形，還有，這所有一切警察式的舉動，卻是離開一般人對於民主主義的解釋未免太遠了！

我們底思索，突然被美國軍官打破了。夜，已經降臨了。好容易，我們可以經過橫濱到東京去了。警察們在等候天色黑暗的時刻。那是說，因為我們不能不通過廣大的空軍街，所以美國人認為：要使蘇聯人通過這條街道，祇能是在夜間。最前面的，照例是美國軍事警察底白色「吉普」，接着是軍官底「吉普」，最後跟的才是我們底汽車。

在飛機場的進口處，略微停了一停，那兒，有住在東京的蘇聯記者們來迎接我們來了。他們改換汽車的方向，跟在我們後面。我們排成一條很長的蛇，在漆黑中，在新建造的狹窄的石子道上駛行。有時候，汽車頭燈底明亮的光線，在黑闇中照出些某種灌木、新建的小屋子、或者是細長的臨時構造的兵房底影子。通過兵房的窗口，可以看到半身躺在行軍床上的蘇聯兵底影子。駛到橫濱的進口處時，兩輛警察用的「吉普」車停住了，讓我們底汽車駛向前面。

這一天，我們總算開始獲得自由，可能到東京去了。

在途中，我們從朋友談話裏，知道了麥克阿瑟總部對於從蘇聯來的所有的人，設定了這種警察規則。日本在反動最甚的時代裏，也曾用這種無禮的態度，對待過蘇聯人嗎……目前在巢鴨監獄署過着光陰的東條以及荒木，該會羨慕美國人，自嘆不如的了。據說：所有的蘇聯人都

要被帶到特別的房間裏去，在那裏使每一個人站到木板旁邊，聽美國人前來檢定自己的身長、目色、特徵，由他們按下右手大姆指底指紋。到日本來的即使是一個蘇聯人，無論是誰——也不發給特別通行證的，那便是說，沒有規定了的通行證，就不能離開東京。假使有誰發生了要離開都市的必要，比方說，即使是到自己底別墅去罷，那末他爲了領得證明書，就非得在一個星期中每天跑到麥克阿瑟總部去不可。這所有一切，在我們實在是極其奇怪的！或者是，和那自稱爲『文化與文明與民主主義底傳播人』的美國人是有所不同的美國人，住在日本進行着活動吧？即使如此，他們竟會有那樣的不同嗎？

「你們打算到什麼地方去旅行呢？」朋友問：「還是醒醒罷。因爲，恐怕是不會得到准許的。萬一能够得到准許的話，那也祇在有G·2軍官做着你們底同伴的情形下。」

「G·2是什麼？」

「是麥克阿瑟總部第二班。這是執行諜報、統制思想、以及與民主勢力鬥爭的。」

「這樣說起來，是美國製的蓋世太保了？」我們說。

「嗯，就是這個罷。」

我們底汽車在很大的港市——橫濱疾駛。——現在，這裏有美第八軍底中心，阿伊凱爾巴卡將軍底司令部。我們爲着市中心正在舉行什麼美國的節日，因此禁止通行，而採取了偏僻的街道。橫穿過空地，在無窮盡的美軍底汽油倉庫和汽車倉庫旁邊，短時間駛行了一會之後，駛

到一座狹窄的橋前。駛過這座橋樑，便是日本底首都——東京郊外了。

透過夜間中所看到的這個都市，並不覺得有怎樣的破壞痕跡。至少，從橫濱起在途中所出現的新築的家屋，給與人的一種印象，所謂是正在不絕急速地建設中的都市。但是，到後來方才知道，我們經過的是吉原的旁邊。這裏是多數妓院鄰比而立的遊廊，據說那些所有者們，比誰都先獲得了建築的資料，以及建築的許可。該是美國人認為：東京並不必須完整的水道，舒暢的電影院；已經化為廢墟的歌舞伎劇場^①，無家可住的現象也可以過下去，但是沒有遊廊，倒是無從生活的罷。

我們到了東京中央，在狹窄的小路上的報館街，記者俱樂部。這裏，有爲我們準備好了的房間。

美國以及英國的新聞記者在酒間裏等候我們。當我們說起剛才在厚木飛機場體驗到的情形時，他們就笑了出來——

「這裏還有許許多多出乎意外的事情，恭候着你們哩。唔，還是忘了那些情形罷！」甚至在新聞記者之間，也已出現了希望我們忘去所有經過的人。可是，我們卻忘不了所有的一切事情。那熱愛自由的人民底善良的兒子們，與侵略國日本戰鬥而死的情形，還鮮明地殘

① Goetto. 德國希特勒法西斯反動政權時期的秘密警察。

② 日本古裝歌舞戲劇的戲院，猶如我國的京戲戲院。

留在我們底記憶裏面。我們把這話對美國記者們說了之後，他們短時間中沉默了一下，可是不多一會，這樣回答——

「誠然不錯，也許是對的。不過，我們現在，卻盡可能不去想到那種事情。」

「那末，明天又是怎麼樣呢？」我們問他們，沒有回答。這時，一個誰說——

「唔，停止說那種話罷。可是，你們想在東京看些什麼呢？」

「首先，可否請你們告訴我們：這裏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在什麼地方和法西斯主義進行着鬥爭呢？」

大家都沉思起來，祇有一個澳洲記者這樣說——

「是囉，軍事裁判……但或者我是錯誤的。可是，到那兒去看一下罷。那也許會引起你們底興味的吧？」

要到東京軍事裁判所去，就得橫穿過宮城前的廣場，經過立體而雄偉地高聳的麥克阿瑟總
部大廈前面，側看到担任裕仁天皇宮城門警的美國步哨，然後再通過無數的區域。那些區域中
 的房屋，雖曾一度燒光，可是現在，已經在那裏經營生活了。從那兒沿着林蔭路拐彎，走上高
 台。那裏，聳立着在日本被稱爲『戰爭中心地』（舊陸軍部）的大廈。

在這陰沉的灰色的大廈裏面，將軍以及閣僚們曾經把侵略與稱霸世界底思想，漸次地加以
 具體化。從日本帝國主義黨徒之間產生所有的愚蠢的冒險策略，都在這兒，這幢大廈裏面，成
 爲現實的、實際的行動了。這幢大廈裏面，日本軍事機構底所有攻擊作戰的主要方向，都被記
 錄在地圖上了。而現在，那些日本底官僚以及將軍們本人，就在這空曠的、灰暗的講堂中，受
 着裁判。

當然，諸君要在這裏看到日本主要的全部戰犯，是不可能的。還有，也不可能在這大廳裏
 看到首要的戰爭鼓舞者。可是，諸君該會在場內右牆前的被告席中，看到熟悉的臉孔的罷。於
 是，諸君在看到日本法西斯思想底指導者、選定以攻擊蘇聯爲他自己生活底主要目的的荒木貞

夫，這才坐到了於他相當的場所，而覺得高興的罷。所謂「皇道」擁護者的荒木，大約在牛世紀以來就呼號着進入俄羅斯，不絕地毒害着日本人民底心意過下來的。荒木說服了所有的人：日本如果不佔領沿海州、黑龍江沿岸地方、貝加爾地方、以及西伯利亞，就不能實現自己底使命，永遠支配全世界的各種民族。還在青年軍官的時期，荒木就會當作間諜，而被拘禁在西伯利亞。那時候，他借着外交上的道歉與放逐，獲得了自由。當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時期，荒木再把他底腳踏進了西伯利亞，可是，那時候的他底殘忍性，直到現在還仍然深深地印在蘇聯人底腦海裏面。

現在，他坐在兩個將軍——梅津和武藤——之間，修剪得很短的頭髮，留着黑色口髭，裝出一種不介意的神色，眺望着裁判的過程。

諸君在其次，可以看到駐德大使大島浩的姿態罷。他是所謂防共協定的起草人之一，也是荒木底親友。大島知道非常多的事情。希特勒甚至連所有極其祕密的事情，也曾對他公開。在德國攻擊蘇聯的三個星期以前，大島曾經向東京送出情報：三星期後將開始蘇德戰爭，那於日本却牽沿海州以及貝加爾，是絕好的機會。大島對在東京的友人們明言，並且加以慫恿：日本經過多年在夢中的侵略策略與希望，那實現的日子將要迅速地到來了。

和來賓席幾乎是隣接的被告席旁邊，諸君該可以看到『蘆溝橋事件』底作者——短小精悍的土肥原賢二罷。這位間諜將軍是以引起『兇惡的流血事件』的名人，而聞名於日本的。如果

政治家們想要妨礙他底實現什麼新的「事變」的話，他就會把那些政治家們收拾掉的。把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帶到東北，胡亂地指揮着這個小心的青年，而使東北人民屈服在日本腳下的張本人，就是他。

和他相並，坐着東條英樹。東條也是個在憲兵工作中找到政治地位出人頭地底線案的人。寄籍在關東軍司令部而活躍的這個謀略家，對於現在尚在暗闇中蠢動的三菱和三井的大鯨，是極簡便的替身。東條以閃電般的速度，風快地昇級。在法庭中的他，差不多在任何時候，都是用雙手掩住臉孔，俯身在自己底筆記簿上，撫摩着他那禿頂。猶如他對於獲准旁聽的極少數日本人，也在害怕正面相對似的神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東條是首相兼任陸相的。對德、意的軍事同盟是由他簽定的，而所謂「這個同盟是永久地用血潮所簽訂的」著名文句，也是他說出來的。東條以為他底手之能操縱日本軍事機關，完全是由於他底勇敢。

實際上，坐在法庭上的他們底所有一切，現在全世界認為是悖理、侮辱的一切，都喊作了勇敢偉大的。

二十五名閣僚以及將軍們（他們全部是二十八名，但兩名已經死亡，一名已經發狂了），傾聽着聯合國派遣到東京的十一名法官之前所起訴的幾千份證明文件、證據、報告、調查書、以及外交文書等等。於是，無論這軍事裁判是進行得怎樣遲延緩慢罷，總而言之，也正在對人

們發出警告：不將這一些把人民當作活祭去投向貪婪無厭的莫羅夫的人加以處罰，是無從了結的。

東京的國際軍事裁判，能使人發生悲喜交集的感覺。舉行控訴演說的日子，是使人喜悅的日子。即使是瞬息之間罷，也能使人發生幻想：全世界正聽着告發人底言論。使人發生希望，獨如執行中的法庭自身——裁判，正從荒木或是東條這一批人手中，維護着人類。公平的審判不僅祇是處罰犯人，而且是對於一切想要破壞和平的人，發出了可怕的警告。

遺憾的是，東京的國際軍事裁判，好像對日本的誰都沒有關係，也並不對誰發出警告，更不會對誰威嚇。正在執行裁判的這幢大廈，恐怕是日本制裁法西斯主義唯一公開的場所。日本與導向戰爭、導向破局的一切國家主義制度的鬥爭，現在在這曾被喊作「戰爭之家」的灰色大廈底法庭裏面，被四方的牆壁所圍住着。

蘇聯方面的檢察人在東京的裁判中，進行過兩個星期的議論。曾經試行過封鎖這個辯論，是事實。因為，美國的辯護人卡寧姆表示反對。他把「聲明書」分給了記者團，那是他底政治綱領。於是，他說：他底意見是有坐在裁判所圓桌旁的他底柯僚辯護團的支持的。

「怎麼樣，這種愚蠢的行爲？」華盛頓記者一邊把卡寧姆底「聲明書」遞了給我，一邊問。

這個辯護人公鑒宣告：「俄羅斯爲新國之一，是不合理的。」